



碑誌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秦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卿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

文九

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德。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甯。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

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秦之罘立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械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碣石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

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秦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迫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澤被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

三十九

三

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破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并序。

序亦用韻卽琅邪刻體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費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陳蒞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

濫禹以釁鼓血尸遂以染鏹然後四校橫徂星流慧楫蕭
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返旆而還考傳驗圖窮
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
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廢
而永甯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巨地界封
神邱兮建隆峒熙帝載兮振萬世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三十九
四

合河蕭氏
家譜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
卽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
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詠
大業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
失甯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眈我皇
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旛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
撫戎蕩攘羣凶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
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兕徒
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
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法云不在
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
何千萬年

韓退之平淮西碑○○○

茅順甫云頌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
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
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
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
惡適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
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
全付子有家今傳次在子子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
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
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

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二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

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旂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子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

文四十

三

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旂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餉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畱者領頡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

文四十

四

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卯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弟子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戒用勸揭揭元哲

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肯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故始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故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

文四

五

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旣進觀。願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豕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禳。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椒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

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飈送颺。旗纛旄飛。揚晷。藹鼓。嘯高。管噉。謀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轅呈露。祀之之歲。風災息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峯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贖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視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柘鬻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

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
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
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
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
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
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
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
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
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
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
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
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
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

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
曰徐子章禹旣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
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
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
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
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邱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塢
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侈剝不治圖像
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甿日慢祥慶弗下
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
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
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
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
師歸而鑿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間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

文四十

八

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間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

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
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
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
厚暨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
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
兮不嘔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
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
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
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稂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
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畱六日

文四十

九

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年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
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
音聲使工調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
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
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
其人不得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
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人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
燾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達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
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
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歷於楚
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
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過黃唱業於前至
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

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冢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甯令諱暉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甯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人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丈夫食歿祭任子孫惟宰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荆襄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文四十

十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迫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鋼入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躬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甯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郡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栢板松楹其筵肆肆惟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諷以龜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涉堂進室親登簞鋼肩膺胎骼其尊玄清降登受降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玉爾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木曷思刻詩牲繫惟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
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卽誘
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譙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
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
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
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
治詔贈其父工部尙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于
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
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大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
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
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

文四十

十一

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
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
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尙書諱承珖字某烏氏自
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
名將家開元中尙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
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尙書
領所部兵塞其道漚原累石餘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
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
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
復畔尙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尙書獨走免李光
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
化郡王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
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于其地二

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
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壘墟數備禮登
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響其報云誰
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
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旣平士有怠息來觀來齋以饋
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

熙甯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
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
不治父老過之皆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
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

文四

三

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畔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
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
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
下大亂豪傑蠡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旣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
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
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
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
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杭王
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
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

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坐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始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月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

文四十

三

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
睦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則
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
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昨忠孝世有爵邑允文
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
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
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容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剝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墮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

文四十一

一

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噓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畔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

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
曹誅五昇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噉鋒蔡山。踣之。劔斬之。
黃梅大鞞長平。鏖廣濟。楸斬春。撇斬水。掇黃岡。筴漢陽。行
跳汭川。還大膊。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
光之北山。磔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
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
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
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
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
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于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
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
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

文四十一

二

彝將慎將。鏑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
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
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蔡。
鄂岳。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
沔。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
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
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
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戰。
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
弱疆。齟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
惟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
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
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
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
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
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
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
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
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
勞居多二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
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贈彩繪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
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

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
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
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
城守必完履危蹈難獻欬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
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
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
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
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
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
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
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
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惟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旣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會孫諱僊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臬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微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

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可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辭謝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

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
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尙書畱守東都諸帥有利病不能自
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
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
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
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
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
喜聞若已與無有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
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畱守東都爲上言曰頓
之罪旣贖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頓以
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
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

文四十一

五

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于朝
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無費不
徇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各臣旣葬
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徒秦嬴劉之門甘泉始侯以及
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
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
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毘
無黨無仇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
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壘以永厥垂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絮問橈光顏事與誌正
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倜儻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放事出入恭敬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将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

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于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孀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

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雷輪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追曹曹寇乞降鄆郛既平公曰吾無事于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

文四十一

七

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王而沐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于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禡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

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涓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揭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礫其梟狼養以兩風柔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

文四十一

八

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倡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嚙呻與其睨眈左顧失視右顧而踟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平將平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攀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依次序述是東漢以來刻石文體但出韓公手自然簡古清峻其筆力不可強幾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

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
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
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
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
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
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進
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
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
員外郎賜五品服副使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
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
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
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
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
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文尚上

九

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
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微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
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
門庇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旣辨萬年命屏容服公緒卓殊
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右者書旌。旌前卽謂
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
可稱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
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
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
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

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時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雋才逸興

文四十一

十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畱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

翁翁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依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擘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豪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若有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于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儼。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途。闕佐三府。治謫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璞絕瑕。諱甲子一終。反元宅。

文四十一

十一

合河蕭氏
家輝家譜

碑誌類下編二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蓋唐先

慶仕終于宇文又不為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平齊公其

封濟陰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旦封濟陰公見柳集

隋書本傳不載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

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

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

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

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踴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

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

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

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疑

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

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

士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

不能者令書為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

自土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

文四十一

二

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畱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

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倖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椽江陵半載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待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蓋塢先生云此言署能使諸曹嚴畏不敢平視簡論品秩茅順甫以爲不得意處大誤唐書遜遜傳載孫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丞紀綱六曹略等又李習之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云司錄入院諸官于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于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駕于諸曹也又宋孝武起兵討元兇時以顏竣領錄事兼綜內外是州府重在錄事由共食公堂仰首促促就哺歛揖起趨去無敢闕

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宅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

文四十五

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緡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歲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畱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豪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于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

二子昇奴胡師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于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而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君墓誌銘。

此文已開王荆公誌銘文法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一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

文四

四

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于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可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于庫米餘于廩朝廷選公卿于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退朝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在同列未嘗比

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詰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
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
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
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
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
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元暉比部員外郎
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
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
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尙
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文四十一

五

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
萬世之藏

韓退之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
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
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尙書尙書于大歷初名能爲詩
文及公爲文亦最長于詩孝謹厚重舉進士及第佐六府
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尙書虞部郎
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
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
公尙書之墓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于江東尙
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
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畱守東都後佐畱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守令慎法寬惠不刻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夔江撫泗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

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于今四十年始以師事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縉竇逃閉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昌黎蓋鄙張之請故沒其名噎暗以爲生蓋卽謂之耶

范陽帥張宏靖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節中御史選詔卽以爲

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
選且入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
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
忽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
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
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
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餘人非啗者
言動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罵衆曰汝何敢反
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于軍中同惡者父母
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
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
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于其帥馬僕射爲之選于
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章者使以幣請諸范陽范
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輿傳歸其家賜錢物以
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
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
卽自視衣襦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
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
至十數萬營治勤勵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
開封尉某之女子于余爲叔父孫女君嘗從子學選于諸生
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
某銘曰

嗚呼·敬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

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澹宕多奇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官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

文選

八

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大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醜齷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

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俟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衰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思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

文四十一

九

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尙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間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堦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尙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于公因

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斥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尙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沒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于太史氏韓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輾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嘗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

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
士子至其縣食

方侍郎云此用春秋鄭伯鬻
頑卒于鄴書法以發疑也

遂卒年五十

七公卿大夫士相弔于朝處士相弔于家君卒之九十六
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尙書
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
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子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
于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
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
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
私公苟畱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畱一歲再奏自監察
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
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
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
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尙書兵
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
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文四主

士

合河蕭氏
刻輝家訓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殮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韓退之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僚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文四三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于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畱或畱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述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註紛羅

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

曰然無不意滿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睢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絳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于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

銘曰

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旣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

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玠娶裴氏女而選爲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奮涵而操之內外交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銖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楮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于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姓曰吾旣齊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待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

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里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閩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艷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于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退之河南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土黨人會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

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及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附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婉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劬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甯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齊三

四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旣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沐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

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邨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韓退之女挈壙銘

以刑部侍郎稱少秋官此如以御史稱端公之類皆徇俗不典雖昌黎爲之而不可法

女挈壙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

文四十一

五

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譴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振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唯永甯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狐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既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謂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

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
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
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
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薤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
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
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
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
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
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
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
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
以銘銘曰

文四三

六

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
福宜是與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
其銘旌爾忽忘

合河蕭氏
刻輝家譜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真西山云按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政呂頤公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于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白紵語欣而去故歐陽公文正碑有云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者各歐陽公不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得則子弟趨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于坐蓋職知無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無上復召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公家本乃當時定至故幸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家本乃當時定本也羅氏本堯夫改未也今從眾而載堯夫公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眾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得容于朝廷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失天下之事或終至于危亂不可如何而彼眾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孫是以當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

吝齒

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于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愆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于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言者亦不可不謂之傾陽而特書之掩實而言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未如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未如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于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婦一

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者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事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

陳州

有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

齋古

二

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

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畧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塞熟羌歸業者數萬戶于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一本無此句又城細腰胡蘆于是明珠滅賊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

齋古

三

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于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于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

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南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顧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對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縉紳一作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

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于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艱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

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于王氏而勸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

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
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
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
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
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
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
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
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
誥潮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
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堦避嫌求
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
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
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

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
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嘗稱公曰眞宰
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
水言公可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
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
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眞宗幸澶州雍
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
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
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
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
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
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

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有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人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

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于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喪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諷公于上者公輒引咎

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甯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

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

公彌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各尊生而俱享其榮沒而長配于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于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

齋古

九

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裏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公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方侍郎云空明澄澈無一滯筆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輓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齋十五

一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

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日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爲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

一本作京兆

後爲

泰州如臯人

一作海陵

先生爲人訥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

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教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

齋主

二

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

一作字

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

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

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

言談舉止

一本有遇之二字

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

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

拜

一有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

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甯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

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

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

畜士

三

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於寡孤獨凶荒飢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資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資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糴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于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

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宣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

畜五

四

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正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于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歷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于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

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名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千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

齋五

五

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家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核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于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尙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磨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

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生平履
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于窮達壽
夭知有命固無憾于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
止于斯者不能無恨也于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
辭以表見于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居父母喪
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
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
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
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沒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
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
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于哀而已不

卷五

六

必合于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
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
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
其下在下者無所望于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于周君有
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
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
知高安甯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
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
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
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于毛鄭詩左
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賜
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

有能政有文集十一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
日洗湖州歸安主簿日謚日諷日諷日說日誼皆未仕嗚
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于事君而忠仁于宗族而睦
交于朋友而信始于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
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
隕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方侍郎云章法極變化語亦不蔓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
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
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
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于時

文五

七

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
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
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
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
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
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
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
甯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
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
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
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
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
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

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藉河
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
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
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
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以潰矣今或不暇
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
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
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
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吞天下是非善
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
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二十七日葬于
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甯自混
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
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
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
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甯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
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
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
也夫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
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
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
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大傅贈太師
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
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

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
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
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
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
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
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
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於家居鄉
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於今傳
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
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
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
於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
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

英爲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
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祿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旣
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
尙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
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
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
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尙書職
方郎中累贈禮部尙書府君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改三班
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
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於官享
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

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
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
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
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
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
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
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
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
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於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於天
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遊縣太君
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
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
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歷三

齋五

十

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
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
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
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
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
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
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
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
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
表于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
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

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寵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于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齋五

十一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于中者耶嗚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三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

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
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
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
部郎中畱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
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
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于
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
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
而賜爵受封顯榮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
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並楊
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
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甯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
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
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
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齋十五

七



